



侠



骨

丹
心

下

梁羽生 著



朝华图书



中山大学出版社

梁羽生作品集

41

侠骨丹心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侠骨丹心/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9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29-0

I. ①侠…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5002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2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二十七回	洞房一语惊迷梦 花烛今宵隐杀机	443
第二十八回	暗使毒针施毒手 且看神剑显神威	459
第二十九回	沉江幸有渔舟过 搜匣犹惊宝剑寒	473
第三十回	覆雨翻云施毒手 光风霁月见仁心	489
第三十一回	几番惆怅歌金缕 无限伤心付玉箫	505
第三十二回	九州惯铸人间错 一缕难抽茧底丝	521
第三十三回	四野龙蛇吟寂寞 九边风雪路离迷	539
第三十四回	联手双雄擒恶贼 同心慧婢定良谋	555
第三十五回	拼教玉碎歼强敌 始信金坚是旧情	571
第三十六回	帕上脂痕刀上血 镜中俪影雾中花	587
第三十七回	妙舞清歌腾杀气 神拳宝剑拼存亡	607
第三十八回	众叛亲离终自毙 人亡城失叹途穷	623
第三十九回	幽谷落花埋侠骨 青天碧海证丹心	643

第四十回	岂知陌路逢强敌 却喜荒村遇故人	661
第四十一回	豪杰胸怀遭误解 鬼蜮伎俩最难防	673
第四十二回	疑雨疑云终大白 亦真亦幻说前因	689
第四十三回	幽谷落花藏侠影 晓星残月证鸳盟	705
第四十四回	走火入魔难自拔 传功运剑显神通	723
第四十五回	中原并驾英豪在 海外连枝剑客来	737
第四十六回	郁郁但求忘旧怨 惺惺相惜结新知	753
第四十七回	玄功绝技惊豪杰 高士神拳显异能	771
第四十八回	诧见剑痕留碧玉 为完心愿访同门	785
第四十九回	海外归来求秘笈 华山巧遇试奇招	799
第五十回	柔枝代剑惊神技 美目流波觅故人	817
第五十一回	神鞭暗器称双绝 快马挥刀会七雄	831
第五十二回	但愿有情成眷属 却嗟无处觅萧郎	851

第二十七回 洞房一语惊迷梦 花烛今宵隐杀机

史白都“哼”了一声，板起面孔说道：“谁和你开玩笑？爹娘已死，你的婚事就该由我做主！”

史红英怒道：“我可不能让你摆布！我不嫁厉南星！”

史白都冷笑道：“你不嫁姓厉的也成，那就嫁给帅孟雄吧。不错，做一个将军夫人也许好过做教主夫人。”

史红英怒极气极，反而冷静下来，说道：“哥哥，你是不是要把我迫死？”

史白都道：“是呀，我知道你十分讨厌帅孟雄，所以才让你嫁给你喜欢的厉南星。你不是曾经舍命护过他的么？”

史红英冷笑道：“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你的心目之中，大约以为男女之间是只能做夫妻不能做朋友的了？”

史白都道：“不管你是喜欢厉南星也好，不喜欢也好，总之只有两条路给你选择，要嘛嫁给厉南星，要嘛嫁给帅孟雄！第三个人绝对不行！”

史红英冷笑道：“我明白你的居心了，你知道了厉南星是天魔教教主的儿子，你是想利用我来骗取他的《百毒真经》！”

史白都心里暗笑：“《百毒真经》固然也是我想要的，但还有更紧要的你还未知道呢！我的神机妙算，你只是猜着了一点儿！”心里暗笑，却装作给她说中的样子，笑道：“你是我养大的，我把你许配给人，我总应该得点好处。但嫁给厉南星也并不委屈你呀！他年纪与你登对，比起帅孟雄来是年轻漂亮多了。他的武功也很不

弱，将来我还可以扶他做天魔教的教主。”

史红英面色涨红，说道：“你把我当作什么？哼，你是把我当作可以交换的货物吗？”

史白都道：“我是为你好。为你着想：你嫁给姓厉这小子总胜于嫁给帅孟雄。”

史白都暗自在打如意算盘，哪知史红英也在心中盘算，目前形势，她若是不从哥哥之命，那就非得硬拼不可。“厉南星不知是何用心，但他总是金逐流的朋友。目前我孤立无援，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和我商量也未尝不好。最少厉南星不至于像我哥哥一样蛮不讲理。”史红英心想。

史白都见妹妹低头不语，只道她已回心转意，便道：“你想清楚了没有？我看你还是答应的好！”

史红英装作赌气的样子，说道：“你要从我的婚姻取得好处，我还能不让你摆布吗？好，从今之后我算是报答了你的养育之恩，你也别指望我再把你当作哥哥了！”

史白都哈哈大笑，说道：“妹妹不必说得这样绝情，咱们兄妹总是兄妹。这桩婚事，对双方都有好处。厉南星对你一片痴心，他决不会亏待你的。嫁了之后，你得到幸福，就知道感激你的哥哥啦！”

史白都“大功告成”，满心欢喜地出去与他的手下三大香主商量，董十三娘尚未回来。青符道人道：“就怕金逐流这小子来捣乱。”

史白都道：“我却只怕他不来。他肯来自投罗网，岂不更妙！”

圆海和尚道：“但这小子神出鬼没，只怕捉不住他，倒是要多些小心的好。”

史白都笑道：“捉不住他也有捉不住的好处，你们想过这一层么？”

圆海抓抓光头，说道：“这我就不懂了，请帮主指教。”

史白都道：“金逐流这小子若是看到红英和他的好友洞房花烛，你想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焦磊笑道：“我懂了，这么一来，他们好朋友就要变作仇

人啦。”

圆海恍然大悟，道：“哦，原来这是离间之计。帮主的神机妙算确非常人所及。”

史白都道：“但咱们也还是要有防备，只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让他和红英见面。”

三个香主齐声说道：“这个当然。帮主准备怎样布置，我们听帮主分派。”

圆海又道：“可惜董十三娘没有回来，不知她和帮主说亲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焦磊笑道：“那是准能成功的。咱们过几天再喝帮主的喜酒，不是更热闹吗？”

史白都哈哈笑道：“但愿如此。依我推算，董十三娘最迟明天也该回来了。目前最紧要的还是怎样对付金逐流，我的事情倒不必你们着急。”

青符道人凑趣道：“当然，当然。帮主是成竹在胸，这杯喜酒迟早总是有得喝的。”当下各自散去，按照史白都的吩咐布置——“安排香饵钓金鳌”！

就在史白都他们患得患失，既怕金逐流来又怕金逐流不来的时候，金逐流和陈光照、石霞姑三人到了扬州。

这日正是史白都所安排的，史红英和厉南星成婚的日子。

金逐流按照原定的计划，先到丐帮分舵拜访，扬州的丐帮舵主名唤李茂，也是曾经在江海天家里见过金逐流的。

李茂一见了金逐流就道：“金少侠，你来得真是巧极了！你那位姓厉的朋友就正是今天做六合帮的娇客！”

金逐流吃了一惊道：“厉南星与史白都的妹子就在今天成亲？怎的这样快！”

李茂道：“我们有人在六合帮卧底，听说你那位朋友是昨晚才到的，史白都立即就答应了婚事。连夜发帖请客，结彩张灯，六合帮人多势大，诸事咄嗟立办，这桩喜事虽是来得仓猝，但却毫不草率。今天一早，都已备办好了。看样子不像是假的。”

金逐流忐忑不安，暗自思量：“这事定然是个骗局。不过，万

一是真的话，我带了许多人去闹洞房，岂不坏了厉大哥的好事？不如我单独前往，见机而为。”

当下金逐流把自己的主意和陈光照、石霞姑等人说了，大家也都同意了他的安排。即是让金逐流先去打听虚实，丐帮的人也作好了接应的准备。

话分两头。且说厉南星这日得偿心愿，喜气洋洋，但在拜堂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出他意外的事。新娘子是用罗帕蒙头的面貌看不见；但看这新娘子的体态，却不像是史红英。

依照婚礼风俗，新娘是要进了洞房之后，才能揭开新娘的“蒙头”的。是以厉南星虽有所疑，却也不敢造次。

厉南星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好不容易等到天黑，进入洞房。只见红烛高烧，珠帘半卷，新娘子端端正正地坐在床上，可不正是史红英？照风俗是要新郎替新娘子揭开罗帕的，但坐在床上的这个“新娘子”史红英却根本就没有蒙头！穿戴也不像新娘子的模样。

厉南星一厢情愿，一看见在新房中的是史红英，心中已是极为欢喜。他松了口气，想道：“我还以为是史白都骗我，来个掉包之计呢，倒是我的多疑了。”

当然厉南星也不能不有点猜疑：“红英为何这样打扮，并不像个新娘？”但他自己又给自己解开：“是了，红英本来就是个出尘绝俗与众不同的女子，她和我早就相识，早就意合情投，又何必蒙上那令人气闷的劳什子？新娘子都是打扮得十分俗气的，她用本来面目见我，岂不更好？”

厉南星想得如意，忍不着心中的喜悦，上前作了一揖，说道：“想不到咱们会有今天。红英，你那次救了我的性命，我还未曾向你道谢呢！”

史红英道：“你是金逐流的朋友，我救你是应该的。”

厉南星还听不出话中之意，说道：“是呀，逐流是你我共同的朋友。可惜他今天不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红英，你可知道我是如何爱慕你吗？我的心事还未曾向你倾吐呢！但现在也不用我再多说了，我是太高兴了！我只想我的朋友都能为我高兴！”

史红英忽地低声说道：“你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史红英道：“你可知道！今晚你可能有性命之忧！”

厉南星怔了一怔，说道：“帮中的弟兄大约不会开这种无聊的玩笑的。”他只见史红英怕有人偷听洞房。

史红英正容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你快去看，看仔细些！”

厉南星出去一看，只见星河耿耿，明月在天。外间笙歌未歇，犹自隐隐可闻。但却看不到人的影子，也听不到可疑的声音。庭院深深，内外隔断。厉南星心想：“六合帮的帮规甚严，外面的闲人想来也决不敢闯进内院。”

厉南星回来随手关上房门，笑道：“你可以放心了，并没有人偷听洞房。时候不早，你——”

厉南星是想请史红英卸装，话犹未了，只见史红英把袖一挥，说道：“我不是怕有人偷听洞房，今晚也并非洞房花烛。你坐下来，我有话说。”

厉南星吃了一惊，看了看史红英，一副凛然的神态，不像是开玩笑。厉南星满腹疑云，坐了下来，讷讷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咱们不是已经交拜了天地么？”

史红英道：“今天和你拜堂的是我的丫环。”

厉南星更是吃惊，说道：“为什么？你、你不愿意嫁我？”

史红英道：“我先问你，你以为今天办的是喜事么？”

厉南星道：“难道会是祸事？”

史红英道：“不错。除非你愿意做我哥哥的爪牙，否则对你就是杀身之祸！”

厉南星笑道：“原来你担心这个，你的哥哥已经亲口答应了我，今后改邪归正，还想参加义军，请我给他疏通呢。倘若不是这样，我也不敢在六合帮中跟你成亲。嗯，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不是我跟你的哥哥同流合污，而是你的哥哥悔改前非，与我合流了。”

史红英叹了口气，说道：“这事比我设想的更坏。看来我的哥哥不仅是想骗取你的《百毒真经》，还有更大的阴谋在内。”

厉南星半信半疑，道：“你不相信你的哥哥？”

史红英道：“昨晚他也和我说了一些话，我说给你听。”

厉南星听得目瞪口呆，半晌说道：“如此说来，他是一直没有

放弃把你嫁给帅孟雄的念头，只因你不依从，才无可奈何答应了你的婚事。”

史红英道：“一点不错。”

厉南星道：“那么他与帅孟雄一直没有断绝往来？”说到这里，已知不妙，声音都颤抖了。

史红英道：“岂只与帅孟雄还有往来，和萨福鼎也是一直暗通消息。新任的御林军副统领，萨福鼎手下的第一位红人文道庄前天才从京中来到，现在还住在这儿。不过，他知道你认识他，故而避不见你罢了！”

厉南星这一惊非同小可，说道：“这样说，你的哥哥是完全骗我的了！”

史红英道：“当然是个骗局！我和他做了二十年兄妹，难道还不知道他的为人？”

厉南星道：“那怎么办？嗯，红英，咱们一同逃走了吧！”

史红英道：“我的哥哥不会没有防备的，尤其是在今晚，高手云集，更跑不掉。”

厉南星道：“那么依你之见——”

史红英道：“留下来将计就计！”

厉南星心头怦然跳动，暗自思量：“对，留下来先做了夫妻再说，莫辜负今宵花烛。”但这话他当然不好意思说出来，只能问道：“如何将计就计？”

史红英道：“咱们假意做一对好夫妻，让哥哥不起疑心。找到一个好机会，咱们就联手制伏他。帮中四大香主是他心腹，但下面的弟兄却有许多是不值他的所为的，对他勾结朝中权贵之事尤其不满，只要咱们制伏了他，我想帮众绝大多数会拥护咱们。我倒不是稀罕做一个帮主，但六合帮毕竟是个大帮，若能为我所用，变作义军的友人，岂不是有大大的好处？厉大哥，你可愿意与我戮力同心？”

厉南星道：“姑娘胆识过人，不愧女中豪杰。我是佩服得很，一切愿听你的调度。只是你有一句话我却听不大懂，这，这——”

厉南星不懂的是何以史红英只要与他做一对有名无实的假夫

妻？这假夫妻又是如何做法？他满腹疑云，因此在说话之时，已不敢以丈夫自居，口称“姑娘”，对史红英客客气气的了。

史红英缓缓说道：“你是金逐流的好朋友，我想你会体谅我的。在这个房间里咱们是朋友，出了这个房间，你我才是夫妻。咱们问心无愧，金逐流知道了，我想他也会原谅我们的。”

这几句话一说，恍如给厉南星浇了一盆冷水，厉南星面上一阵青一阵红，想道：“怪不得逐流不肯与我同来，怪不得我把心事告诉他时，他是那样的神气；怪不得红英要她的丫头代她拜堂。唉，逐流倒是想成全我的，我却是太对不住他了！”

厉南星是个热情而容易激动的人，想至此处，不禁捶头叫道：“我好糊涂，我早就应该知道你们是一对情人的了！我一定要把逐流找回来，告诉他，他才是你真正所爱的人！”

史红英轻轻一嘘，说道：“低声点儿，这个时候，哪里去找金逐流？你若沉不住气，只怕自己先要被人捉了。”

史红英哪里知道，金逐流已经来过，又悄悄走了。但也还没有走出这个圈子。

金逐流匿在后窗偷听，他已经看见了新房里的史红英，也已经听见了厉南星那番情意绵绵的表白。可是他却没有听见史红英后来的言语。在厉南星出来察视外面有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走了。

正因为他没有听见史红英后来的说话，以致多了许多误会。他黯然神伤地悄悄离开，暗自思量：“原来红英喜欢的人真的是厉大哥，否则她怎会甘愿地拜堂成亲？而看这情形，史白都也好似当真是愿意把妹子嫁给厉大哥的了。否则外面何以全无埋伏？”金逐流来的时候已经看过新房外面无人偷听。但他却不知道，日间与厉南星拜堂成亲的只是史红英的丫头。

金逐流正自黯然神伤，想要回去，忽地心念一动，想道：“不对，红英若是没有疑心，她不会叫厉大哥出来看的。她也一定是看出了这个骗局，才会起了疑心。如今真相未明，我怎能就离开此地？”

心念未已，忽见一条黑影向新房那边跑去，金逐流吃了一惊：

“这妖妇回来了!”他是自小练过暗器的，目力极佳，淡月疏星之下认出了这女人正是董十三娘。她回来不打紧，但因她是知道金逐流的行踪的，她一回来，当然会把金逐流要到扬州的消息告诉史白都。

金逐流想道：“我反正是豁出去了，但这婆娘诡计多端，不知她是不是要算计厉大哥和红英？这可不能不防!”

金逐流提一口气，展开绝顶轻功，跟在董十三娘后面。不料他脚尖刚一着地，忽觉泥土松浮，原来脚下正是一个陷阱。

“轰”的一声，一块大石当头压下。好个金逐流，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已是一个“魁星踢斗”，身子悬空，一个鹞子翻身，双足就打横踢出，撑住了陷阱的土壁。石头落下，给他轻轻一带，使出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把那块大石按到另一侧边，趁着石头未曾坠下的那一瞬间，掌心一按，身子拔起，出了陷阱。

说时迟，那时快，董十三娘的长鞭已是旋风一般地卷到，阴恻恻地说道：“姓金的小子，我等你多时了!”与此同时，另一个人也从花树丛中跳出，呼的一掌向金逐流打来，哈哈笑道：“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金逐流，想不到在这里又见到了你!”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金逐流的死对头文道庄。

金逐流刚刚跳出陷阱，脚步未曾站稳，给文道庄掌力一推，身不由己地向前倾侧；董十三娘一招“回风扫柳”，长鞭疾扫过来。金逐流叫道：“哎哟，不好了!”扑通跌倒，顺势就抓着鞭梢，在地上一个“懒驴打滚”，避开了文道庄的一掌，却把董十三娘扯了进来。

文道庄第三掌正要打出，慌忙收回。说时迟，那时快，金逐流已是拔剑出鞘，割断了缠着他左腕的一段软鞭，跳将起来，闪电般向着董十三娘就是一剑。哈哈笑道：“幸好没有给你打伤。”

董十三娘气得柳眉倒竖，喝道：“好小子，胆敢戏耍老娘?”挥鞭迎击，一招之中，藏着圈、点、缠、扫四路鞭法，本是董十三娘十分得意的一招绝技，哪知因为她的软鞭给金逐流割断了一截，使起来恰好差了那么一点，未能打着金逐流。金逐流剑法何等迅捷，董十三娘一击不中，他已是欺到了她的身前，剑光闪处，只听

得“嗤”的一声，董十三娘身上的罗衣，已是给他挑开，露出了粉红色的肚兜，雪白的肌肤隐约可见。这还是董十三娘躲闪得快，否则这一剑已是穿心剖腹之灾。

文道庄喝道：“好小子休得逞强！”双掌齐出，运足了功力，隐隐挟着风雷之声。金逐流识得厉害，放过了董十三娘，反手一剑，刺文道庄的虎口。文道庄震歪了金逐流的剑点，换掌再击。金逐流笑道：“你的三象神功，又能奈我何哉？”顺着他的掌势，恍如柳絮随风地一飘一闪，倏地就绕到了文道庄的背后，运剑刺他的“大椎穴”。黑夜之中，认穴竟是不差毫厘。

文道庄心头一凛，想道：“相隔不过一月，这小子的功力竟是又长进了！”连忙一个躬身，转过一边，反手一掌，化解金逐流的招数。董十三娘的软鞭也打了到来，合二人之力，这才挡住了金逐流的攻势，稍稍占得了一点上风。

金逐流在园子里和文董二人打得难分难解，高呼酣斗之声远远地传到了新房。史红英吃了一惊，说道：“咦，好像是有人在外面厮杀，厉大哥，你去看看！”

厉南星道：“好像是逐流的声音，难道我是做梦？”正要提剑出去，忽听得轨轨声响，墙壁上突然现出一道暗门，史白都像鬼魅似的跳了出来，冷笑说道：“不用去了，金逐流已经给抓起来啦。”

厉南星这一惊非同小可，慌忙迎敌，史白都一掌将他震退，跨步向前，五指如钩，朝着他的琵琶骨抓下。史红英一指点出，点着他的“风府穴”。史白都有闭穴的功夫，不怕妹妹点穴，但给她点着了穴道，也不禁微感酸麻，劲力一松，抓着了厉南星的肩头，却未能捏碎他的琵琶骨，就给厉南星脱出去了。

史红英叫道：“快拿宝剑！”原来那柄玄铁宝剑本是厉南星随身佩戴的，只因在进了洞房之后，觉得佩剑不便于夫妻并坐谈情，这才把宝剑解了下来，挂在墙上的。

厉南星得她提醒，挣脱了史白都的掌握，慌忙一个箭步上前，把玄铁宝剑摘了下来。史白都本来也想抢这宝剑的，却给厉南星快了一步。

史白都气极怒极，冷笑说道：“真是我的好妹子，竟然做得出

这等无耻的勾当，和外人合谋来算计哥哥！”冷笑声中，一个反手擒拿，就向史红英抓去。左掌又向厉南星击出。

厉南星微一侧身，避开了史白都的掌力，喝道：“看剑！”寒光一闪，宝剑已是出鞘！

史白都当然识得玄铁宝剑的厉害，自忖单掌之力，决计抵挡不了，只好把抓向史红英的右手缩了回来，双掌齐推，这才荡开了重达百斤的玄铁宝剑。

厉南星叫道：“史姑娘，你先出去！”运足了气力，宝剑抡圆，向史白都连劈三剑。史白都只怕劈空掌力抵挡不住，抓起了一张桌子招架，“蓬”的一声，桌子受了两剑，劈成了四块。跟在妹妹身后，史白都也跳出去了。

史红英此时脚尖刚刚着地，脚步还未站稳，忽觉劲风飒然，一条软鞭从角落里突然向她打来。原来是董十三娘赶回来向史白都报信，恰好就在她跳出窗子的时候碰上了。

史红英冷不及防，着了一鞭。气道：“董十三娘，你也敢来欺我！”解下了缠腰的银丝鞭，回鞭还击。两人都是使鞭的能手，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路数。鞭风呼响之中，双鞭缠在一起。

董十三娘笑道：“红英，你可休要怪我，谁叫你背叛你的哥哥，我也只好得罪你了！”史红英心头一凛，想道：“不好，这贼婆娘是要缠上了我，我可不能中她的计。”

心念未已，只觉一股大力推来，史红英不由自己地打了一个盘旋，原来史白都已经到了她的背后，发出了推磨掌力，迫得她团团乱转。推磨掌力互相牵引，其力不足伤人，但却能使对方的身体失却重心，跟着自己的掌力旋转。

厉南星劈烂了桌子，一个跟着一个的也跳了出来。可是这一次却给史白都快了一步，厉南星正自一剑刺出，史白都已经把妹妹抓了起来，一个旋风急舞，把史红英的身体迎着厉南星的宝剑，喝道：“你刺！”厉南星慌忙缩手，气得破口大骂：“哪有这样欺侮自己妹妹的，你简直不是人！”

史白都冷笑道：“我好意把妹妹许配与你，你们却串通了来谋害我，还要我手下留情么？”